

南唐書注

南唐書注卷十二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孟陳韓朱列傳第九

孟堅始事建州王延政爲將保大初查文徽討王氏亂

堅來降

馬書曰延政與曦有隙堅知其必敗

文徽卽以兵付之出奇鏖擊

有功及馮延魯攻福州堅亦在兵閒吳越援兵自海道

至阻淖不得登岸

馬書曰李仁達先求救於越越以兵數千人入城助守而江淮諸軍大集

四面合勢晉安窘甚越人沿海濟師時旁岸阻

延魯不

知兵急於破敵欲斂兵誘而蹙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

俱不能方致死於我使得至平地未見可勝也

馬書曰敵至此

已久進退不可求一戰而死無路耳今與之戰必致死

功可盡歟乎不若堅壁以拒之援兵遠涉大海不戰而

困城可延魯大言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馬晉曰延魯不聽揮兵少

卻越人登岸未定堅曰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弘

義兵自城中出盡銳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遯堅力戰死

延魯雖貶而其黨方盛故堅死不見錄國人哀之宋史

有長劍都指揮使孫謙金陵人南伐聞援兵不至戰死

子承睿時爲小校憤將兵者不救其父乃刺殺之亡人

藏庫使卒陳誨建州人建寧府志曰字生數月矯健能馳走其父

吳之名之曰阿鐵馬書曰及長超捷有長事王延政爲

將我師攻建州傳其城誨數出挑戰先鋒橋道使王建

封克外郭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鎖忽脫身絕馳追者

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大將查文徽文徽駭異用爲戰

棹指揮使領故部曲

建寧府志曰潘承祐薦之

從攻福州馮延魯敗

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計誨獨殿

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爲劍州刺

史諜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遜文徽暗而貪功卽率誨

俱進誨以戰艦入閩江適春雨江水暴漲一夕七百里

抵城下擊敗福州兵

唐餘紀傳曰誨素善水沒入江鑿吳越樓船沈之仍以木作蛟龍形

湧出江面吳越兵驚潰

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鄭彥華始知福州

未嘗有變誨親故多在城中方遣閒使招之文徽勒步

騎亦至福州來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聞告且曰僕

聞人豈不能料閩人之情宜先立寨整眾俟所招親故

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曰疑且生變乘機據城上策也

遂入誨知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須之文徽果敗被執誨全軍還劍州獻馬進先於金陵用鄭彥華爲將唐兵兩敗福州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閒皆有功號名將遂爲建州節度使兼侍中

江南野史曰後累至平章事

訓兵積穀

隱然爲大鎮嘗破福州兵於南臺江軍聲大震由是朝廷委以南方事名其軍曰忠義及周兵入淮南誨遣子

德誠率鎮兵赴難

唐餘紀傳曰周兵入淮南朝遣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其子德

誠有才略誨遂遣

德誠率鎮兵赴難

文武有能名時諸將戰多不利惟德誠出入堅敵未嘗

少挫班師日特旌其軍曰百勝以榮之

右靜江軍都使忠義軍節度使建州觀察處置等使留

後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右威衛大將軍臨穎縣開國子

食邑五百戶陳公墓誌銘曰公諱德誠字仲德其先穎

川人也帝賜余烈侯滿崇封盛德之祀縣遷於百世光

遠之慶蕃衍於萬國故我洪胄代雄建安王室中微聞

方角立網羅英異引濟艱難我智祖茂新祖伯皆以然
才勇略奮揚忠力將領之任生表其策勳督護之名沒
垂於節懷烈殊勳大節有信史豐碑存焉公卽忠義軍節
度使諡忠烈鍾粹和之氣秉沖淡之心通習孫吳固其家
法酷好噴典乃自天之資就傅之年已著名譽先公剖符
劍浦威信洽聞諍子之助實有其力弱冠爲本郡裨將
先公以身守邊郡心存本朝累表命畏公入宿衛卽羅拜
右千牛衛將軍充殿直指揮使恭命畏公入宿衛卽羅拜
公每言邊事常密疏於紙遣公上啟默識強記敷奏間
習元宗甚嘉之累遷右靜江指揮使值惟上兵起王師
不振公屢上書自奮詔隸西北面行營以舟師趨濟難
破其屯戍遂入海陵與諸軍會屬兵固守強敵日益公難
連戰破之虜獲千計圍兵旣悉乃涉長淮指下蔡別率
戰艦分擊浮橋三流矢神色自若自秋徂冬且戰且
前凡五進軍壘皆以眾寡不敵之勢當輕悍卒至之師
臨難忘身每戰必捷而元戎逗撓逆臣鸚叛羣帥失道
公全軍而還遷右宣威軍廂虞候制曰獨此一軍之眾
堪爲百戰之師其見稱如此數月爲和州刺史又爲左
天威將軍廂虞候明年改池州刺史是時疆場甫定閭
井未完公奉法循理正身率下庭無滯訟吏不生姦讎
軸牙檣無忘水犀之備輕裘緩帶常爲覲首之游賦詩

紀頌榮然可述元宗南狩從至石牌上每登臨置酒必
命公陪侍訪山川之形勢問風俗之美惡應對詳敏咸
有條貫捧觴上壽還徵爲右天德軍都虞候舊制常以舟
上副服屢表乞還徵以南國之用向於舟楫今而後知
師爲下軍至是詔旨龍翔軍以隸親衛命公爲龍翔都
非是乃簡練精銳置龍翔軍以隸親衛命公爲龍翔都
虞候舟師之重自茲始也會先君來朝臥疾邸第公親
侍醫藥躬執煩辱容貌瘠損衣不解帶客至問疾者不
知其已貴也及丁憂制哀毀過禮扶靈柩歸於建安
詔起爲歙州刺史本州團練使視事三載其理如初秩
滿復爲右龍翔諸軍都虞候遷都指揮使每仲秋講武
訓兵仲冬而畢進號令由公指顧威容嚴整觀者肅
然頃之又爲虔州巡檢使知州事五嶺之際地廣民悍
內據谿洞外接蠻夷告訐敏懷習以爲俗於是申以刑
政示以嚴明廣視聽審情僞吏以微文出入者皆面詰
其狀莫不惕息退弊爲之革人以爲功於是浚溝隍嚴
壁壘出私帑以助費因農隙以歸功凡書勞考績此其
昭昭者也尋拜他州觀察使以其秩居虔州上以建安
之地人思舊德且欲以畫錦之盛顯公公之能乃除忠義
軍節度使建州觀察處置等使留後公以達奉歲久無
靜江都軍使又轉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奉以建州之祿

歲計千萬甲第馬賜與優陞俄而被疾自識終期申
告理命備有規度中使問疾但曰世受主恩未有以報
惟此爲恨耳又親問門吏草遺奏既成自益兩句曰苟
游岱之有知必結草以爲報上省表震悼手詔答之公
猶捧詔向闕稽首流涕王申歲秋七月十有二日卒於
建業濱江里之官舍春秋四十歲上痛惜之至再不視朝
贈安南大都護遣中使監護葬事皆從公給有司考行人
易名曰烈卽以其年九月日葬於某所從理命也夫人
信都郡君刁氏故昭武軍節度使能之女容德修詞好學
房之秀宜家睦族光此門風子倩孝友聰慧修詞好學
以蔭起家授著作佐郎必大之慶其在於武是嗚呼哀哉
公生於戎馬之際長承鍾鼎之業修文習武全孝資忠
風格端莊襟懷夷直嫉惡獎善如恐不及穆親念舊無
有所遺先人之費公私畢給出入數載家爲之貧在公
之餘手不釋卷篇詠筆皆傳於時近代儒學薄唯公
而已凡四典藩郡篇詠筆皆傳於時近代儒學薄唯公
由是恩顧特隆委遇無間修塗方聘之民到於今稱之
知皆爲悲歎鉉與公非故特以道義相期雖復出處不
齊班序致隔金蘭之分終始不渝義相期雖復出處不
永己圖石表墓患陵谷之靡常亦公之遺言以此見託
豈非慷慨之氣思振發於知已哉故爲銘曰龍泉之靈託
武夷之英生我儒將垂茲令名臨戎有勇察俗有聲爲

臣之節與世作成位逼建牙秩參掌武才實膺時忠惟
得主鬱此雄圖盜然中露謂天蓋高不可以想悲哉俊
氣永已荒丘鳳臺遺館梅嶺窮秋樹惟諸將多敗惟德
挂劍地卽眠牛餘芳不泯淮水長流
誠頗有戰功拜和州刺史後主二年六月誨引病求罷
朝論難其代乃以弟劍州刺史謙爲留後召誨還都後
主親臨視七月卒諡忠烈唐餘紀傳曰封閩國公南
壽自南劍牧拜建州觀察使去郡前一月羣鶴先之富
沙舊所無遺又嘗早衙一鶴爲鷹鶴擊投誨懷神誨感
之自是不復食鶴閩之亂士民幾殲惟誨族益盛謙與德誠後

亦繼領建州旄節諸子悉至顯官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

宋史曰維州北海人

少隱嵩山後唐同光

中擢進士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習
五代史曰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谿爲軍校
自晉救趙破梁軍和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

張文禮弒趙王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
號泣曰臣世家趙自裁念王恩王嘗以劍與臣使自效
今聞王死欲以劍自裁建塘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爲鎮
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建塘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爲鎮
州兵馬留後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他將破之拜習成
德軍節度使使習薛平不敢受乃以相衛二州爲義寧軍以
習爲節度使使習薛平不敢受乃以相衛二州爲義寧軍以
以示弱願授臣河內一鎮博六州以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
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之乃拜習天安軍
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
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於胙縣而明
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未決霍彥威給習曰主上
所欲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彥威乃決平盧
監軍楊希望聞習爲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將殺
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爲明宗所信乃給兵守望曰內侍盡忠
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效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
習家不足慮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捨
希望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習
之嚴急不欲習復來因自求爲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
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
挫而殺之習復鎮天平徙鎮宣武素爲安重誨所不
悅希其旨者上言習厚斂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

昭慶故里明宗以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
 以無罪快失職縱獵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
 太師習二子令謙蒙令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爲將
 官至趙州刺史有善政卒於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
 人當時號爲良刺史蒙少好學性剛鯁爲推光嗣爲留
 成德軍節度使後事晉官至禮部侍郎
 後明宗卽位討亂光嗣坐死照載來奔江表志前進士
 止云照載本貫齊州隱居嵩岳雖叨科第且晦姓名今
 則慕義來朝假身爲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雞之刀是故有
 觀者不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雞之刀是故有
 經邦治亂之才可以踐輔弼之位得之則佐時成積敗
 萬姓之焦熬失之則遜世藏名隊一山之蒼翠某爰思
 幼雅便異凡童竹馬蒿弓固罔親於好弄杏壇槐里能
 不倦於修身但願志以爲文每棲身以學武得藤經於
 泗水亭怯議圍授豹略於琅玕方酣勇戰占惟奇骨夢
 以生松敢期墜口之文尙婉擔登之路於是不攫龍領編
 虎鬚縉猷捷之師徒修受降之城墨爭雄筆陣決勝詞
 鋒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塲中勁敵不攻而自
 立降旗天下鴻儒遙望而盡摧堅壁橫行四海高步出
 羣姓名遠列於煙霄行止遂離於塵俗且口有舌而手
 有筆腰有劍而袖有健時方亂離迹猶飄泛徒以術精

韜略氣激雲霓張而陰電怒呼發而晴雷動神
聖鬼殿天蓋地車關澤麗於雲中未爲矯捷唱
廷土不足稱豪藎機權而自立英雄仗勁節而
廢但懷袂叱咤拔劍長嗟不偶良時孰能言志
代合展壯圖伏聞大吳肇基肆修文教聯顯懿
走明恩於外夷萬邦咸貞四海如砥礪變和天
禹稷皋陶麗埽煙塵藩翰有韓彭衛霍豈獨漢
周參十人疑王氣於神都吐祥光於丹闕急賢
漢氏之縣科待旦旁求類周人祥光於丹闕急
敵境連封一條雞犬之相聞兩岸之設禮而又
之以力數年而頻見頽亡此則禮之以賢一坐
震動由是見盛衰之勢短從長聖賢所圖古今
量人事宜向明背暗舍短從長聖賢所圖古今
而青山而裏足長策來詣大朝伏惟司空楚劍
遠須環於帝座是肅長策來詣大朝伏惟司空
天秦松發地言雄武則平窺絳灌語兵機則高
經受素王書傳玄女莫不鞭撻宇宙驅役風雷
而神鬼愁驚蟄蟄而背離起一聚而豺狼鼠鼯再
神鬼愁驚蟄蟄而背離起一聚而豺狼鼠鼯再
刃星落霜飛猛將立龍使兵合虎不可以力平
拳擊龜山破堅每自於先登敵無不克策馬嘗時
殿功迺非矜國家付以肺腸用爲保障勦蕞盟府
名鏤

景鍾今則化舉六條地方千里示之以寬猛化之以溫
恭緒甲兵而耀武威暖戶口而恤農事浸罷隨車之雨
洗活嘉田輕搖逐扇之風吹消疹氣可謂仁而有斷謙
而愈光賢豪向義以歸心姦尤望風而屏迹仁而有斷謙
仗鉞列土分茅修職貢以勤王控臨四海率諸侯而定
霸彊壓八方超邁具瞻威名遠著況復設庭燎以待士
開雪宮以禮賢前席請論其韜鈴危坐顧問乎興廢古
今英雉孰可比方某才越通津已觀至化至陳上謁罔
棄擲才足敢輒述行藏鋪盡毫幅況聞身有鳳魚有龍
草有芝泉有醴斯皆嘉瑞出應昌期某幸處士倫謬乏
人理足以副明君之獎善恢聖代之樂賢昔箕敬布衣
上言於漢祖曹劇草澤陳謀於魯公失范增而項氏不
興得呂望而周朝遂霸使遠人之來格實至德之克昭
謹具行止如前伏請準試順義六年七月歸明進士韓
熙載時烈祖輔吳方修明法令熙載年少放蕩不守名
狀
檢馬書里民趙氏女有補和常滁三州從事時人士自
美色熙載娶爲正室

中原至者多已推用熙載在京洛早負才名乃獨落魄
不偶亦不介意烈祖受禪召爲祕書郎使事元宗於東

宮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場疏雋未更事故使歷州縣之
勞今用卿矣宜善自修飭輔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
宮談燕而已不嬰世務元宗卽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
修撰兼太常博士馬書曰烈祖山陵元宗以熙載知禮
雖同而謚法廟號皆成於熙載徐鉉虞部員外郎史
館修撰韓熙載可太常博士制曰敕某官韓熙載朕以
因心之感同軌有期嚴恭禋祀仍從此始求所以節豐
儉而振廢闕者屬於禮官慎選其人必在時彥以熙載
學問精贍辭氣亮直本以通議濟之奇文雅名與實咸
副是命故輟自東觀列於曲臺使代稱禮樂之盛吾實
有望於爾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爲慕
勉之哉

容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盡無所回隱宋

齊王馮延巳皆側目元宗獨嘉之命權知制誥馬書熙
載性顯

朝直多闕爲馮延巳書命典雅有元和風與徐鉉齊名時
已劾奏罷其職

號韓徐契丹入汴晉少帝北遷熙載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今其時矣若戎主遷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不省陳覺馮延魯福州喪師初議寘軍法齊王爲請止削官遷外郡熙載上疏請無赦

鈞磯立談載疏曰遭興臣怖不知畏喪師者獲存則行陣又數言齊王黨與必效死之士何視而勸元宗不能用

基禍亂熙載不能飲酒齊王誣以酒狂貶和州司士參

軍

馬書作和州司馬

徙宣州節度推官復爲虞部郎中史館修

撰遷中書舍人周太祖有天下用事者猶議北伐熙載曰北伐吾本意但今已不可郭氏姦雄曹馬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已固我軍妄動豈止無功耶言雖切而朝廷間於機會經營不已周人果以藉口兵入淮南齊王

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爲監軍使熙載言出師大

事當先正名莫信於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哉

亦不從

宋史曰世宗平淮南嗣主忠國用不足熙載請

書充鑄錢使使錢後主與位卒行其議以熙載爲兵部尚

書不勝其弊熙載頗自悔熙載才氣逸發多藝能元平

友墨史曰韓熙載延獄人朱達造化松堂墨文曰玄中

子又目爲麝香月匣而實之雖至親昵友無見之者熙

載死後盡爲諸善談笑爲當時風流之冠熙載字叔

姬分爲而去善談笑爲當時風流之冠熙載字叔

言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彩照物每縱書春

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善八分

及畫筆皆冠絕簡介不屈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替多

嘉納吉凶儀制不如式者隨事稽正制誥典雅有元和

風之尤長於碑碣他國人不遠數千里輦金幣求之然性

忽細謹老益甚

馬書曰熙載常俸賜資月不下數千緡

是月入不供及奉使臨川借官錢三十萬所司以月俸

頭納熙載上書訴之云家無盈日之廚野乏百金之產

累數百言後主批其奏云言僞而辯古人惡之照戴俸
有常秩錫賚尚優而謂廚無盈日過歟命有司放免逐
月所刻料錢仍賜內庫絹百匹縣千兩以充時服照戴
上謝御批其略曰木火相濟日月無私既示其假疵又
憐其憔悴免通欠使資於昏旦賜縣蓄妓數十輩縱其
絹令禦其風霜神造雖供粉身未報蓄妓數十輩縱其
出與客雜居人有鳩死者照戴相江南後主即位頗疑北
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爲樂無所不致所
受月俸至不能給遂弊衣破履作替者持絃琴俾門生
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丐以足日膳後人因畫夜宴圖
以議之然其情亦可哀矣清異錄韓熙載故縱姬侍
第創建橫窗絡以絲繩爲觀視之地初惟市物議闕
後或調戲贈與所欲如意時人目爲自在窗物議闕
然南唐近事曰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閒
云最婢妾有北齊徐之才之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
衣履作替者探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丐以
給日僮陳致雍家屢空蓄婢數十輩與熙載善亦累破
左遷公以詩戲之云陳郎衫色如裝戲韓子官資似弄
鈴後主每伺其家宴命待詔願闕中輩丹青以進

書曰舒雅字子正世爲宣城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
因詩金陵所學於吏部侍郎韓熙載一見如昔館
給之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待之爲忘年交常與雅
易服燕戲出入臥內狎雜侍婢入末念酸以爲笑樂或
云熙載所著格言半雅辭會熙載知貢舉以雅爲第一
朝野無不試歸宋守舒州出見山水奇秀田疇沃壤遂
有終焉之志考滿以本官掌靈仙觀卒年七十餘雅有
山海經圖若干卷精異錄曰舒雅才韻不在人下以
戲狎得韓熙載之心一日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紙以簡
獻於熙載云海中無心班道人往詣門下名書材縫綴
逆意可使斑道人訓之即證發光地菩薩熙載喜受發
光地十地之一也出華嚴書清異錄又曰舒雅作青
紗連二枕滿貯醪醑木犀瑞香散蕊甚益鼻根尙書郎
秦南運見之留詩曰陰香裝豔入青紗還與歌眠好事
家夢裏卻成三色雨沈山不敢闕清華五代史補曰
熙載女僕百人每延賓先令女僕與見或調戲或毆擊
爭奪然後熙載緩步而出習以爲常復有醫人及燒煉
僧數輩無不升堂入室與女僕等雜處後主以大臣不
欲直指其過因命待詔畫圖賜之使其自媿而熙載視
然之安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爲此以自汗避入相爾老矣

不能爲千古笑端

周密癸辛雜識曰後主卽位頗疑北

破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坐託疾不朝貶右庶子分

爲樂後人因晝夜宴圖議之

司南都馬書曰熙載入朝辭復上表乞往闕下其略曰

靈寧使困窮於終老魂凝象關心帶金門程限至終炎

蒸薪盛重念臣向化將踰於四紀抒誠已歷於三朝無

橫草之功可資於國有滔天之罪見絕於時陛下以無

再遷欲赴於遐征轉資陰德今則羸形愈慙壯志全消

老妻對面而呻吟稚子環牀而號哭勁風振樹豈得長

寧逝水朝宗不堪永訣表上未報江表志載表略曰

無橫草之功可裨於國有滔天之過自累其身又曰三

千里外送孤客以何之一葉舟中泛病身而熙載盡斥

前去遂免南行後臥病終於城南戚家山

諸妓後主喜留爲祕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

馬書曰後主笑曰

妓悉還後主歎曰孤亦無如之何矣

吾今乃知卿心矣

宿直宮中賜對多所弘益

馬書曰熙載上書極陳時政

後主手教褒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十九

宋書作六十

後主

謂待臣曰吾竟不得相熙載欲贈平章事古有是否或

對曰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卽故事也乃贈右僕

射宋史同平章事

王壺清話曰韓熙載才名遠聞四方載金帛求爲文章碑表如李邕馬

入嘗責倍於他等畜聲樂四十餘人閒檢無制往往特

出外齋與賓客雜處後主屢欲相之但患其疏簡既卒

愈痛謂近臣曰吾訖不得相熙載今將贈以平章有此

典故否或對曰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乃授此制謚

文靖後主遣人選葬隴曰惟須山峰秀絕靈仙勝境或

與古賢立表相近使爲泉臺雅遊果選得梅嶺同謝安

墓側命集賢殿學士徐鍇集遺文藏之書殿

日時所司以爲無贈宰相故事後主曰當自我始徐鉉

祭文云黔婁之衾賜從細廢朝三日謚文靖命葬梅嶺

府季子之印佩入泉屬

岡謝安故墓側徐鉉唐故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

先南陽人傳稱武王之穆詩美韓侯受命晉以六卿升

降漢以三傑重輕至東晉末征西從事延之以忠義之

節踐觀均太僕卿祖殷從遂家昌黎餘慶流光最爲繁
 衍曾祖均太僕卿祖殷從遂家昌黎餘慶流光最爲繁
 觀深學角立傑出年始弱冠以國難方興家艱仍構瞻
 高深學角立傑出年始弱冠以國難方興家艱仍構瞻
 擢第同光策之亂藩郡崩離公以國難方興家艱仍構瞻
 烏擇木枝策有嘉烈祖孝高皇帝納麓在辰側席時彥
 得公甚喜賓禮有嘉烈祖孝高皇帝納麓在辰側席時彥
 薦之氣高視名流既絳灌之徒弗容亦季孟之閒不以處
 以校書郎釋褐出爲滁和常三州從事公亦怡然不以處
 肩意詠風月游山水而己中興受命上嗣撫軍以公有
 七子之才膺四友之拜徵爲中興受命上嗣撫軍以公有
 深器之及踐位以爲虞部員外郎書郎掌東宮文翰以宗
 大禮繁疊加太常博士時有司議孝高廟修撰賜緋又以
 郎中蕭君儼上疏論之公與給事中江公文蔚協同其
 議凡書疏論難皆成於公手由是廟號尊諡定於一
 君子以爲真博士也頃之以本官權知制誥初公但以
 文章際會未常與政及其當惟新之運感知己之恩未
 及聽政章疏相屬或駁正失禮或指摘時病由是公爲
 權要所嫉竟罷其職丞相宋公朝之元老勢偪地高公
 又廷奏黨與詞旨深切天子優容之而用事者滋怒旋
 貶和州司士參軍數年移宣州節度推官徵還復爲虞
 部員外郎遷郎中史館修撰賜紫俄而拜中書舍人從

時望也公雖才識優贍而質性疏散凡在位者道復不
同於是深居移病罕與朝謁時兵興之後國用不充公
援古酌今請以錢爲幣時幣封者甚眾元宗獨以公議
爲長卽拜戶部侍郎充鑄錢之作也自宰相與公相
兼修國史初鑄錢之爲也自宰相與公相
司不供久未能就上爲之曉譬事理親加督責而公猶
不勝其怒嘗因對見聲色俱厲因從爲秘書監不逾年
復拜吏部侍郎新錢既行大濟經費詔賜錢二百萬拜
兵部尚書充勳政殿學士承旨公少而放曠不拘小節
及年位俱高彌自縱逸擁妓女奏請商士無賢愚皆得
接待職務既閑稱疾不朝家人之節頗成寬易雖名重
於世亦訝其太過上不朝家人之節頗成寬易雖名重
南都於謝遣使樂單車首路留之未幾復爲兵部尚
書學士如故是時歲比旱歉土上憂勤公復論刑政之
源明防救之術又上格言五篇手詔嘉納卽拜中書侍
郎充光政學士承旨初上選近侍數臣直宿禁中常御
光政殿召對夜分乃罷故命公此職以寵異之霖雨之
望方深鐘漏之期遽屆春秋六十有九庚午歲秋七月
二十七日沒於京鳳臺里之自舍上省奏震悼爲之涕
流有司奏當輟朝三日手批天不憖遺碎我朝璫辭章
半聞聽者乎可別輟朝一日贈右僕射平章事仍自給

葬事士庶聞之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禮也夫人穉
 名曰文靖即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禮也夫人穉
 西郡李氏生誓纓之族有桃李之芳內則有光夜川
 先逝繼室北海縣君蔣氏長子晴為奉禮郎早卒次子
 伉為校書郎聰慧夙成無忝世德次曰鳳曰份曰獻曰
 挺曰傳曰俛曰女四人或作無忝公族或為尼出家嗚呼哀
 哉公之為人也不美秀而文中立不倚率性而動不虞侮
 客聞善若鵲不附毀譽提獎後進為之聲名片言可稱
 躬自捧讀再典歲舉取實去華故其門人多至清列屢
 從諸遂殆乎委頓俯視權倖終不降心見理尤速言事
 無避凡章疏焚禁之外尚盈編軸焉畜音妙舞能書善
 畫風流儒雅遠近式瞻向使檢以法度加以懷取適不事
 之賢相無以過也奉祿既厚賞賜常優忘懷取適不事
 生計身歿之日四壁蕭然衣衾櫛櫛皆從恩賜詔集賢
 院編其遺文藏之一祕閣凡所開卷可知也鉉與公鄉里
 遼賈年輩相懇一言道台傾蓋如舊綢繆臺閣契闊江
 湖區區之心困而獲雪一生一死何痛如之援毫反袂
 識彼皮谷其銘曰猗嗟韓公有一死何痛如之援毫反袂
 浚雲高名直道玉振蘭薰猗嗟韓公有一死何痛如之援毫反袂
 際言行俱危其身可辱其節寧虧猗嗟韓公有一死何痛如之援毫反袂
 松寒益茂玉焚始真乃感明王乃為大臣送往事居不
 溜不磷鳴呼韓公胡為而然閱此相印歸於夜泉茂陵

遺辭京兆新阡斯文不朽此別終天哀著格言宋史曰
哉郢匠已矣牙絃勒銘圖石永誠桑田著格言初乾德
丁卯年五星連珠於奎奎主文章又在魯分時太宗鎮
究海中國太平之符也是歲熙載著格言五卷自序其
事云魯無其應韓子又後述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
格言成之入笑其言又後述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
集二卷馬書曰嚴續請熙載撰撰其父可求神道碑欲苟
成但敘其譜商品秩而已續像之封還熙載熙載亦卻
其贈上寫一闕於泥金帶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
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初熙載嘗使周馬令書曰熙載
塵斷留取博前舊舞衣初熙載嘗使周馬令書曰熙載
三章署於館壁云未到故鄉時闢爲故鄉好及至親得
歸爭如身不到目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
雨蕭蕭旅館秋歸來窗下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路尋
得花中舊人居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向前頭擁將去又
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如歸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金
風吹我寒秋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或問
江南人何不食剝皮羊熙載對曰江南地產羅及歸元
秋故爾時皆不喻迨熙載去乃悟使追之不及及歸元
宗愿問周將相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殆難測也及

宋太祖受禪人服其識

宋史曰熙載才氣俊逸機用周

雖被譴逐終不改節

江左號爲韓夫子

才高氣逸舉朝未嘗拜

一人中原使至熙載接伴給曰

老夫竊觀吾子音容氣貌

一若先德況忝世舊故不可

晚使者拜之然喜獎後進

每一文可采觀自繕寫仍爲

播其聲名善諱論藝者忘

倦審音能舞分書及畫名重

當時見者以爲神仙中人

及卒後主命集賢殿學士徐

鍔集其遺文藏之書殿

又曰宋齊王自著碑碣記熙

載寫之熙載以紙塞鼻曰

文臭而穢江蘇野錄曰熙

載性好謔有投贊荒惡者

使妓炷艾薰之使來與之曰

子卷何多艾氣清異

錄曰韓熙載在江南造輕紗帽

匠者謂之韓君輕格

南唐近事曰魏明好作詩詞多

而格下常攜移熙載

熙載託以日病請自爲吟之曰耳

美髯著紗帽不聞

夢縈筆談曰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

甚明熙載諡文靖

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

退之退之肥而寡髯

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都

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辨

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都

聞見後錄曰子舊於淫城孔寧極家見孔

我私紀一編

有云退之豐肥喜睡每來予家必命枕簟近潮陽劉方

明摹唐本退之像來信如我之記益知信所傳好鬚髯

否果韓熙載也金陵新志曰韓熙載讀書堂在溧水
州禪寂寺南唐拾遺記曰陶穀使江南甚欲假書韓
熙載令館伴驛中膳六朝書半年乃畢穀見妓秦弱蘭
以爲驛吏女也遂敗僕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
主宴穀穀毅然不可犯中主持觥立使弱蘭出歌續斷
絃之曲侑觴穀大慚而罷詞名風光好云好姻緣惡姻
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盤盡相思調知音少
再把鸞膠續斷絃是何年又按沈遼任杜娘傳以此事
爲穀使吳越事而女妓則杜娘非弱蘭也且云穀贈歌
之明日吳越王召使者曲宴於山亭命倡進杜之班在
下其服之哀轉曲頗不能別也王既知之從容謂陶曰
昔稱吳越之女善歌舞今殊無之陶曰在北時間有任
氏者今安在王乃使杜出拜陶熟視而笑知其爲王所
盡也杜遂歌其詞飲酒甚樂杜前謝王王大悅賜之千
金諸書所載不同如此

朱元潁州沈正人

馬書及江南野史皆作蕭津人

本姓舒少儻通左

氏春秋與楊訥

宋史曰與道士楊訥講習於嵩陽

同爲河中李守貞客

守貞叛俱來乞兵楊訥者李平也元既留事我

宋史歷江寧令

以駕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數上書論事言今幸中原
多故苟支歲月非所以爲國當取湖湘閩越錢塘固基
本且請專任軍旅以次討定用事者嫉其言其譖之以
爲遠人謀握兵包藏莫測遂罷待詔

馬書曰或言元有反相不可委以外

任元失意縱酒不事事朝廷亦優容之保大末周師入

淮南元請對言兵事元宗大悅命從齊王景達救壽州
元善撫士卒與同甘苦每臨戰誓眾詞旨慷慨流涕被

面聞者皆有效死赴敵意破舒和二州以功加淮南西

北面行營應援都監

宋史曰攻舒州復之即以爲團練使又平歷陽以元爲淮南北面招

討使與邊鎬許文績楊紫金山軍聲大振益櫛且及壽州

元恃功時或違景達節制監軍使陳覺與元素有隙且

嫉其能屢表元本學縱橫不可信不宜付以兵柄元宗

乃命楊守忠代之守忠至元帥府景達檄元計事

馬書曰陳

覺召元至濠州計事且欲害之元憤欲自殺

宋史曰元

高又不往覺因奏元不受節制其客宋洎曰丈夫何往不可乃爲妻子死

耶遂舉寨萬餘人降周

江甫野史曰元將叛其裨將時廷厚死不從元殺之至紫金山

降於世宗諸軍皆潰邊鎬許文縵楊守忠皆被擒壽

州不守遂盡江請盟矣元在江南娶查文徽女至是誅

文徽累表乞貸不從

馬書曰元宗嘗其表云只斬宋元妻不斬查家女遂被斬尸於市元

妻年少有國色以珠桐覆尸於市哭之隕絕觀者皆爲垂泣元

歸周復姓舒世宗愛其驍果以爲

宋史曰以爲檢校太保

練使

宋史淮南平改濠州防禦使

其母猶在沈丘遂迎養宋太祖受

禪遷汀州防禦使

後改白皮兵馬都監

太平興國初卒

贈武泰軍節度使

子知雄歷官供備軍使知虔州軍宗時請入道

應嵩山號崇玄大師常豫于母圖有詔褒獎

論曰亡國之君必先壞其紀綱而後其國從焉方是時疆場之臣非皆不才敗於敵未必誅一有成功讒先殺之故强者玩寇弱者降敵自古非一世也南唐如陳覺馮延魯查文徽邊鎬輩喪敗塗地未嘗少正典刑朱元取兩州於周兵將遜時固未爲雋功而覺已不能容此元所以降也元降諸將束手無策俘繫以去而唐遂失淮南雖未卽亡而亡形成矣欲知南唐之亡當於是觀之

南唐書注卷十二

南唐書注卷十三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劉潘李嚴張龔列傳第十

劉仁贍字守惠淮陰洪澤人

五代史及馬書俱作彭城人

父金金曲

吳太祖引兵至天長金與高霸等悉眾來屬居三十六

英雄之一官濠州團練使威名大震爲濠人所稱按滁

州菱谿旁有金墳宅址

事吳武王有戰功至濠州團練使長子仁

規

仁規繼金知濠州頗苛刻用事未協眾心娶武王女貴於其國嘗爲清淮

軍節度使仁贍略通儒術好兵書

唐餘紀傳曰其性輕財重誼

有名

於國中事烈祖

馬書曰爲左監門衛將軍

歷黃袁二州刺史

馬書曰韋建先

爲袁州刺史清靜無所侵郡大治數年入爲統軍以仁贍代仁贍敏悟親綜簿書時有蘆革郡政益治而百姓

建舊思

入爲龍衛軍都虞候拜鄂州節度使元宗伐楚仁

贍帥州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保大中湖湘戍
兵潰歸復失故楚地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
上石偶人言元宗聞而惡之斷其首自六月至冬不雨
長淮可涉民流入周邊城遮殺之不能禁唐亦興屯田
修邊備以壽州最爲要地十三年徙仁贍爲清淮軍節
度使按五代史周師先至而後以仁贍守壽州此先除
仁贍而後周師至據江南野錄遺事別錄皆與此
同自楊氏有吳歲暮淮涸輒增戍以備侵軼謂之把淺
監軍吳廷紹以爲無事徒費糧糗罷之仁贍表陳不可
罷未及行周已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帥師大入
詔書暴我納李金全援李守貞慕容彥超結契丹太原
之罪報至上下失色仁贍獨部分號令宴勞吏士閒暇

如平時

王壺清語曰江南故國每至暮冬淮水淺濶則分兵屯守謂之把棧時監軍吳廷紹以謂時平

境安當無事之際虛費糧廩至令撤警惟淮將劉仁瞻具啟以爲不可未幾周師以開者所誤半夜猥至郡人

大恐仁瞻神氣閒暇部分守禦其堅十一月出兵破城如壁周師斬開者於岸卷兵遂退

南大柵殺周兵數千人

馬書曰用周饒計宋史曰張

下永德出疲兵誘之旁伏精騎每戰陽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突出夾攻大敗之仁瞻僅以身免昭陽李清

日敗者乃劉元宗遣神武統軍劉彥貞將三萬人救壽彥貞非仁瞻

州十四年正月彥貞至來遠鎮距壽州二百里軍容甚

盛李穀燒營夜遯保正陽彥貞率戰艦數百艘沂淮而

上仁瞻曰敵已畏君當持重養盛以俟閒若遽求戰而

不勝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仁瞻曰周人遯必設伏遇

之將敗續乃率勵其下益兵固守彥貞果大敗沒於陣

伏尸三十餘里亡戈甲三十萬周世宗自將攻城屯於

城西北淝水之陽

通鑑辨誤曰史瓘釋文曰淝水出九

出九江良餘山過合肥縣又過壽春城北而入於淮

宋毫陳穎許秦徐宿州丁夫數十萬備攻城雲梯洞屋

下臨城中數道同時進攻填塹陷壁晝夜不休如是

者累月每鼓角四發聲震牆壁皆動

馬書曰世宗圍之

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千竿上施版屋號我

竹龍載甲士攻之又決其水若入淝河攻之百端

援兵在外者見利輒進常陷伏中故屢敗仁贍雖知外

援敗意氣益壯覘世宗在城下據胡牀督攻城仁贍素

善射自引弓射之箭去胡牀數步輒墜世宗命進胡牀

於箭墮處後箭復遠數步而墜

江南野史曰左右咸諫請少避之世宗乃日一

箭射殺一天子天下寧復有天子乎遂命進仁贍投弓

於地曰天果不祐唐耶吾死城下耳終不失節史曰仁贍

兄弟門列榮職者數人然不能治危扞敵寧靜邊境

憂君父吾且恥之今雖病猶能奮力執戈與諸君背城

血戰死於旗鼓之下乃吾分終不以大丈夫之節屈身

以事二於是世宗遣中使來諭曰知卿忠義然士民何

姓矣又親駕臨城招之皆不從自正月至四月不可下書

日是歲大暑霍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惟泥暴漲

礮舟竹龍皆飄南岸爲唐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

濠梁以李重進爲世宗還京師揚泰滁和舒蘄諸州皆

盧壽都招討使復爲我守渦口定遠周兵戍守者亦皆爲我師襲破江

左幾復振而壽州之圍獨不解宋史張永德傳曰時唐

日急又恃水戰乃大發樓船蔽江而下泊於濠泗周師

頗不利唐將林仁肇帥眾千餘水陸齊進又以船數艘

載薪乘風縱火將焚周浮梁周人憂之俄風反唐人稍
 卻永德進兵敗之又夜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縶以鐵
 引輕舫急擊唐人不得進弱者甚取其巨艦數十艘
 永德解金帶賞習水者乃距浮梁十餘步以鐵索千餘
 尺橫截長淮又維巨木自是備禦益堅矣俄又敗元宗
 千餘眾於淮北岸獲戰船數十艘唐人多溺死元宗
 遣元帥齊王景達以兵數萬來援分重兵據紫金山列
 寨十餘處與城中傳烽相應築甬道抵城通餽餉六月
 仁贍出兵殺周兵數百焚攻城洞屋甚眾資治通鑑曰
 指揮使彰信節度使李繼勳營於壽州城南仁贍周將
 伺繼勳無備出兵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周將
 李重進等兵力頗屈仁贍因請乘世宗歸以邊鎮守城
 自出決戰景達畏懦又方任陳覺固不許仁贍憤鬱得
 疾唐餘紀傳曰會周將李重進張永德不協兩軍相疑
 疾仁贍意有間可乘再請會師不報由是扼抗憤鬱連
 歲疾不能理事五代史曰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
 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唐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

唐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祥秦州方納
揚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唐君臣亦皆震
懾奉表稱臣割地輸賦求
效款獨仁贍堅守不下
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

紓家禍爲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文德殿使

周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崇諫

次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南唐近事載薛

氏言曰某郎妾最小子提攜愛育情若不及奈軍法至

重不可私也名義至大不可虧也苟屈公義使劉氏之

門有不忠名妾與令
公何顏以見三軍
促命斬之然後成喪聞者皆出涕

十五年二月世宗復親征屢戰皆克我軍被俘馘者四

萬人餘眾不能復整朱元朱仁裕孫璘皆降周仁贍聞

之扼吭憤難世宗知壽州且下獨嘉仁贍忠恐城破殺

之乃下詔世宗賜仁贍詔曰朕昨者再幸淮觀盡平諸

皆念一城之克限久困重圍三面之疏羅

少寬疲瘵果聞咸義累貢來章卿受任江南鎮茲淮甸
 踰年固守誠節不虧近代封疆之臣卿且無愧忠烈迴
 翔之際不失事機萬民獲保於安全一境便期於康泰
 卿便可還達恩信慰撫軍城將觀儀形長留欣悅覽奏
 嘉獎再三在懷差東上閣門使張保續保城宣諭又
 賜詔曰朕臨御萬方推誠克己當五兵未戢雷電宣振
 輝之光暨萬里投戈置載示生成之德卿等受任本國
 保茲列藩戮力邦家將帥常道救援不及過翔不得宜
 事主盡心何罪之有已令宣諭當體優恩諭使自擇禍
 勉自保調無更疑慮稱獎在念寤思不忘諭使自擇禍
 福三月甲辰又耀兵城北而仁贍已困篤不知人監軍
 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爲仁贍表請降歐陽修曰仁贍既殺其子
 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
 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當世宗時王震爲蜀
 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
 止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厚薄而考其制書乃知
 仁贍非戊申世宗次城北受之昇仁贍至幄前撫勞嘉
 歎拜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命還城養疾辛亥書晦

雨黃沙如霧

春明退朝錄云子家有范魯公雜錄記世宗親征忠正駐蹕城下嘗中夜有白虹自

漢水起互數丈下貫城中數刻方沒自是吳人問壁喻

半殍殆者甚眾及劉仁贍以城歸遷州於下蔡其城遂

無廢又曰江南李璟發兵攻建州王延世宗在下蔡

政有白虹貫城未幾城陷舍宇焚蕪殆盡

疑有變馳騎覘之乃仁贍卒年五十八州人皆哭偏裨

及士卒自剄以殉者數十人世宗遣使弔祭

制曰劉仁贍盡忠所

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

五代史曰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剋遂徙城下

蔡而復其軍忠正軍曰追封彭城郡王錄其子崇讚爲

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懷州刺史命前壽州衙內都指揮使劉崇讚爲檢校太

保懷州賜莊宅各一區元宗聞仁贍死哭之痛贈太師

中書令諡忠肅歎曰仁贍有知其肯捨我而受周命耶

馬書載元宗所焚諸日魂兮是夕夢仁贍若拜謝庭中

有知鑒周惠耶歆吾命耶

加封衛王後主立進封越王

徐鉉衛王劉仁贈改封越王冊曰維年月日國主若

曰忠臣之事君也歿且不朽王若之念功也久而弗忘

故賢哲磨期風烈所及千載之下若旦暮焉矧先朝舊

臣藩方賢帥雄名大節震耀區中粵子纂承敢忘衰寵

咨爾故某命世英傑奕葉動庸便藩寵遇茂著聲實開

者輟自離衛鎮於壽春導德申威罔不率俾國步中梗

邊烽載驚介然孤城橫制險地威略所暨以戰則靡亢

恩信所加以守則彌固社稷是衛豈惟封疆嗚呼壯圖

中奪而英氣動於二國奇表長謝而忠規流於百代肆

我文考爰極龍章崇爲帝師建以王社大名備物無不

及焉咨予小子敬想先正聞輦之感斯極飾壤之禮未

行是用越於彝章再光昭典山陰大國會稽遺墟申畫

四封永旌懿列今遣使某官持節改封越王嗚呼忘身

殉國其至如彼慎終追遠其開寶中仁贍子崇諒爲進

厚如此永錫繁祉子孫保之

奉使宋太祖嘉其忠臣後特命爲都官郎中仁贍至今

廟食壽春不絕

論曰政和中先君會稽公爲淮西常平使者實請於朝

列仁贍典祀且名其廟曰忠顯

南畿志廟在壽州城西北隅子城內卽宋武帝

內殿

後又書寓家壽春方世宗攻下壽州廢爲壽春縣

徙壽州於下蔡故壽春父老喜言仁贍死時事言其夫

人不食五日卒今傳記所不載廟在邑中歲時奉祀甚

盛乾道淳熙閒予遊蜀在成都見梓潼令金君所藏周

世宗除仁贍天平軍節度使告身白紙書墨色印文如

新金君言仁贍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客死無後

南豐縣志

日城中西理坊有江樓宋劉元載建爲南唐節度仁贍

之曾孫生長名家多才嗜學手鈔古書千卷與曾密

公爲文章友於安禪寺南築長隄架層構榜曰江樓占

江山之勝號江樓居士曾致堯詩劉八江樓雅詩家不

易言春風花對岸夜

月水富軒卽此處也故得之其詞與王溥所修周世宗

實錄皆合若歐陽氏五代史所稱盡忠所事抗節無虧

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汝爲多益摘取制中語載之本不相聯屬又頗有潤色也以仁瞻之忠天報之宜何如而其後遂絕悲夫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爲將守光殺之父處常脫身南奔事烈祖爲散騎常侍佑生而狷介高潔閉門苦學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喬韓熙載共薦於元宗起家祕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士佑預其閒宣和書諸曰潘佑史失其傳仕江南僞主李煜端方剛介不親外務閉戶讀書博通經史文章富瞻尤長於論議時譽藹然韓熙載陳喬共薦之以祕書正字權禍累遷中書舍人當時禮制損益參決於佑凡所論列利害明白文彩可觀煜頗奇其說遂見施用由是恩寵特異觀其行書草帖筆迹奕奕超拔流俗殆有東晉之遺風焉今御府所藏後主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行書許堅等詩一卷

撰宋史曰知制誥爲內史舍人

議納后禮援據精博合旨遂知制誥

召草南漢主書文不加點後主咨賞遷中書舍人每以潘卿稱之而不名佑酷喜老莊言嘗作文一篇名曰貽別其辭曰莊周有言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僕佩斯言久矣夫得者如人之生自一歲至百歲自少得壯自壯得老歲運之來不可御也此所謂得之者時失之者亦如一歲至百歲暮則失早今則失昔壯則失少老則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所謂失之者順凡天下之事皆然也達者知我無奈物何物亦無奈我何兩不相干故泛然之也故浩然之也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垤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

也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爲中國其閒含齒戴髮
食粟衣帛者是爲人剛柔動植林林而無窮者是爲物
以聲相命是爲名倍物相聚是爲利彙首而芸芸是爲
事事往而記之於心爲喜爲悲爲怨爲恩其名雖眾實
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而於是強分彼我彼
謂我爲彼我亦謂彼爲彼彼自謂爲我我亦自謂爲我
終不知孰爲彼耶孰爲我耶而世方徇欲嗜利繫心於
物局促若轅下駒安得如列禦寇莊周者焚天下之轡
釋天下之駒浩浩乎復歸於無物歟此吾平昔所言也
足下之行書以贈別後主十二年更官名改內史舍人

馬書曰後主納后歷代久無其禮開元禮亦多闕博士
陳致雍曾知制誥隨事補正後主使徐鉉與佑參議佑

立論混之文采可觀後主奇其議頗
見施川由是恩寵日給改知制誥初與張洎親厚及

俱在西省所趨既異情好頓衰每歎曰堂堂乎張也難

與並爲仁矣時國日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爲

堯山堂外紀曰

後主於宮中作紅羅亭四面植紅梅作豔曲歌之佑應
旨作小詞有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漫已輸
了春風一半時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
已失淮南故云

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七疏

不止且請歸田廬乃命佑專修國史悉罷他職而佑復

上疏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

表章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姦邪曲

容諂僞遂使國家惜惜如日將暮古有桀紂孫皓者破

國亡家自己而作尙爲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敗

亂國家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事
亡國之主陛下必以臣爲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詞
既過切張洎從而擠之後主遂發怒以佑素與李平善
意佑狂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爲所排乃
先收平屬吏併使收佑佑聞命白到唐餘紀傳年三十
六宋史曰平好神仙修養動作妖妄自言嘗與神接佑
祖處室中家人亦不得至佑嘗建議復井田及依周禮
置牛籍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事行百姓大擾未幾罷
佑自以爲眾所排因憤怒歷詆大臣與兵者朋比將
謀叛又言國將亡非己爲相不可致江表南政事多在
書省因薦平知省事又薦星官楊熙澄爲樞密使小校
侯英典禁兵後主不納佑益怒抗疏請誅宰相湯悅等
數十人後主手書教戒之佑不復朝賜乃於家上書曰
益死馬書曰佑自言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願
延之也與夫人爲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誤傷白龍
爲上帝所罰因吟詩曰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

十六果以三十六卒。湘山野錄：潘佑事江南，旣獲用，恃恩亂政，譖不附己者，頗爲時患。以後主好古，重農，因請脩復井田之法，深押兼井民開舊貫之產，使卽還之。尋田者紛紛於州縣，又按周禮造民籍，墾土皆使樹桑。民開舟車，確磳百姓大撓，幾聚而爲亂。後主寤急命罷星火吏胥，爲姦百姓大撓，幾聚而爲亂。後主寤急命罷之。佑有文而容陋，其妻右僕射嚴續之女，有絕態，一日晨妝，佑潛窺於鑑臺，其面落鑑中，妻怖遽倒，佑怒其惡，已因棄之。佑方長，未入學，已能文，命筆題於壁，曰：朝遊蒼海東，算歸何太速。祗因騎折玉龍腰，謫向人間三十歲。誅之。徙其家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人人傳誦爲泣下，及宋師南侵，下詔數後主殺忠臣，蓋謂佑也。子華仕宋至屯田員外郎，以疾致仕。景德中，眞宗憐佑忠，起華於家，授故官。按佑有榮陽集三十卷，李燾長編曰：李平常語佑曰：六朝冢墓多寶劍寶鑑佩之可以辟鬼，會張洎亦好其說，乃共買雞籠山古冢地，遇休沐則畚鍤破冢，得古器必傳之，良久日未知此。生發得幾冢。

論曰佑學老莊齊死生輕富貴故其上疏縱言詆訐若
 惟恐不得死者雖激於一時忠憤亦少過矣後主非強
 復雄猜之君而陷之於殺諫臣使佑學聖人之道知事
 君之義豈至是哉不幸既死同時諸臣已默默爲降虜
 矣猶醜正嫉言視之如仇誣以狂愚惑溺淫祀左道之
 罪至斥爲人妖雖後之良史有不能盡察其說者於戲
 悲夫鈞磻立談曰徐鉉與弟錯以儒術名一時唯張洎
 與合共濟佑佑其才不少屈及錯早卒鉉後當國洎因詭
 爭作詩誅鉉方從容持祿與國俱亡故主公道論者貶之
 又曰比聞鉉及湯悅奉詔書江南事或幸佑歿訖佑
 泉下佑疏雋爲人少法度然平居一言不酬雖判決不
 顧及當大事立危議挺然不同後主既誅佑甚悔之厚
 撫其家語及佑事則往往投饋爲作感傷文故書遺後
 人使正史或出不
 能傳其謬悠云爾

李平本姓名曰楊訥少爲嵩山道士與汝陰布衣舒元
其學數年業成同遊蒲中客於節度使李守貞守貞叛
漢使兩人懷表閒行乞師金陵元宗出師數萬爲之聲
援甫出境而守貞敗兩人無所復命且唐遇之厚因留
事唐而訥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朱元宗皆以爲尙書
郎吳越侵常州欲以平爲將固辭遷衛尉少卿周兵取
蘄州不能有復棄歸馬書曰平人保其城乃以平爲刺史朱元叛
元宗以平本與元同歸國慮其不自安召還金陵使者
失指械平歸元宗大驚慰勉之拜建州節度使召爲衛
尉卿潘佑好老莊平少爲道士習其說因相與遊馬書曰言
佑父己爲仙官己與佑亦仙官也平請復井田法造民籍復造牛籍課

命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寺平急

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為便

馬書曰命行於世急如星火州縣胥吏因以為

姦百姓大擾

後主亦中悔罷之

按難山野錄以為添而佑益二人共為之也

佑歷詆一時公卿獨稱薦平請以判司會府

馬書作薦平知尚書

省

羣議益不平

馬書曰以為壞法殃民皆由平始

會佑以直諫得罪因

坐與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獄縊死獄中

馬書曰契子徙虔州

明年宥其罪稟給之

江南別錄曰後主後謂左右吾誅佑半思之數月不獲已也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

新唐書張萬福傳略曰萬福初業儒

去習騎射大厯

鎮壽州時許果有異志陰窺淮南代宗召萬福謂曰欲一識卿面且以許果累卿萬福謝辭

曰陛下以一許果召臣有知河北諸將皆叛將蜀何人帝笑曰為我了果事且大用已萬福至果擢徙屯去李

正己叛江准船積千餘不敢踰湖口德宗召萬福為豫州刺史謂曰先帝改爾名正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

木亦知爾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今復與舊名
爲福因馳至過口駐馬於岸悉發舊船賊兵倚岸熟視
不敢動李希烈反陳少游悉以部刺史妻子質揚州萬
福獨不遣謂其使曰幸爲我白公妻老且醜不足潤公
意天下聞而壯之卒年九十始終祿食七十
年未嘗一日言病天子爲圖其形凌煙閣 故唐金吾
將軍後徙萊州掖縣易性豪舉尙氣少讀書長白山又
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者五歲齊有高士
王達靈居海土博學精識少許可易從遊數年入洛舉
進士不中以昇元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
重赤縣拜土元令元宗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
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凌人果於誅殺無敢
犯者易至赴其宴先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擲杯推案
攘袂大呼詰責鋒起匡業尙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

醉甚不可當也易鬼弑啗鳴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

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

景遂初立高選官僚召爲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

行酒因與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

之意何耶抵於柱礎碎之坐皆失色

南唐近事曰易常侍宴昭慶宮儲后

持所愛玉杯親酌易酒捧欲勤至有不顧之色易張目

排座抗音而讓曰殿下輕人重器不止虧損至德恐乖

聖人慈儉之旨言其他規正皆類此景遂不爲忤待易

益厚鈞磯立談曰易當使海東景遂驚促入自上以爲

也上曰無憂也如易爲遷刑部郎中判大理寺周人南

侵時江淮久安人不知戰我師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

言朝路曰國家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

道之兵威陵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遏曹劉今若上下併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聞而異之召使宿直禁中議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朝退歎曰吾參廷尉職誅邪擊當手斃二豎以謝曠官俄吳越犯邊出爲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強何以城爲吳越聞之懾服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爲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爲左庶子後主卽位遷右諫議大夫復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勸政殿學士判御史臺集武德至寶曆君臣問對及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爲七卷曰諫卷集上之注太玄未成卒年六十一

嚴續字興宗馮翊人後徙家廣陵唐餘紀傳曰祖實仕

運判官因父可求爲吳武王謀臣及景王宣王嗣立又

皆有功請以廬州刺史劉威權主軍府行密度判官周隱

佐入問疾行密目留幕僚嚴可求取出可求曰王若不

諱如軍府何時行密子惲爲宣州觀察使行密曰吾命

猶在案上可忍死待之可求與徐溫詣隱隱未出見牒

廣陵行密薨惲嗣是爲景王馬書曰溫與張顥謀弑

惲約分其地臣於梁及惲死顥欲背約自立溫患之問

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爲也

明日顥列創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

去衛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莫敢對三問可求

前密敗日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太速且

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之一等入也公雖自

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

將莫知所爲及出救宣之乃惲母史氏救言楊氏創業

艱難而嗣主不幸降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

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顥氣色自沮隆演乃得

立是爲宣王顯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
說溫曰今捨牙兵出外禍至矣溫憂之可求因說顯曰
公與徐公同受顧託議者謂奪其牙兵是將殺之然乎
顯曰右牙欲之事已行奈何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顯
與諸將造溫可求陽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況公楊氏
二世將今幼嗣新立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亦陽謝曰
公等見留不願去由是不行顯覺可求附溫將殺宣王
之可求詣溫謀先去殺顯及紀祥等歸以獄渥罪
建國五代史曰溫徙鎮金陵以養子知誥守潤州可
頗歸若不去之恐爲後患溫不能用及知誥秉政語泄
知誥出可求於楚州可求懼詣金陵見唐溫曰唐亡於今
十二年而吳猶不敢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吳征伐
四方常以復興爲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繼若李氏
復興能屈節乎宜先建國自可求爲尙書左僕射同平
章事十國紀年曰宣王病大丞相溫來朝議立嗣君門
諸葛亮事溫以告知誥知誥曰可求多知言未必誠溫
曰吾若自取張顗之亂嗣主幼弱取之易於反掌然思
太祖大漸欲傳位劉威吾獨力爭太祖垂泣以後事託
我安可忘也乃與內樞使王令謀定策稱隆演命迎丹

陽公溥監國隆演卒溥卽王位是爲讓皇資治通鑑
日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
日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故妄言者斬乃以王命
迎丹陽公溥監國考異曰吳錄九國志有女當立之語
在詠張太和二年卒使江表志嚴球爲相是時王顥
題時凡數百事皆中機務然嚴球未見更就宅訪之球
答凡所稱美請更添事北朝問黑雲長劍多少來時及
畢尤所指揮皆在都下柴再用不曾赴鎮旣到北朝一
五問首問黑雲長劍并柴再用不曾赴鎮旣到北朝一
所問銳意南征卽時能兵球宿金山之慎辟依前對梁
太祖銳意南征卽時能兵球宿金山之慎辟依前對梁
蠃點江市聚蠅聲烈祖性多嚴忌宋齊有詩云淮船分
竹籠乘之沈江口十國春秋曰吳順義三年十二月
甲申復遣盧蘇方物於唐是時嚴可求預料唐主之
言教誨應對既至唐近事日嚴求微時爲陽邑吏陽宰
頻爲王慎辟南唐近事日嚴求微時爲陽邑吏陽宰
器之待以賓禮每日卿當白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吾不
復見卿之貴幸以遺孤留意期年嚴丞登公輔宰歿
久其于理遺命候謁嚴門嚴贈詹石束帛而已其子
懷而退嚴不甚顧密遣家人齎黃金數十斤伺於逆張
一官地宅侯馬畢爲之置其子他日及門致謝嚴曰卿

以報尊府君平昔之遇
耳一見後終身謝絕焉
續十餘歲以父蔭補千牛備身

遷祕書郎尙烈祖女金陵新志曰嚴可求屢勸溫以次

出可求爲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說以先建吳

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可求參總庶政知詰知可求

妻其子續女生長富貴而性恭謹歷兵部侍郎尙書左

丞元宗卽位進禮部尙書中書侍郎出牧池州復拜中

書侍郎兼三司使又出爲江州節度使數年復入知尙

書省遂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徐鉉右揆嚴續除司空

日門下天作司牧必生丞弼非君臣同體道則不明非

律呂交感功則不濟粵予眇質負荷景靈不有時賢豈

哉多難敬若先意時茲舊臣某純粹所靈惠和成性夔

台鼎之慶連肺腑之親歷奉累朝亟更庶尹憂國家之

事知無不爲經夷險之間中立不倚言必由於忠信行

必自於誠明勞而復矜謙以自牧先朝鑒其誠志任以

腹心頃當巡守之初俾貳主留之寄盡規錫慮夜思晝

行京輔以寧時乃之力及奉揚末命以佑沖人送往事

居禮無違者忠勤茂績人無閒然今二后在天萬物思
 理子方乃眷民亦具瞻是用命作司空倚爲左相兼國
 史樞機之任進升階食賦之資豈日寵章是同憂責鳴
 呼受遺作弼厥惟艱哉爾其崇遠大之謨布簡寬之政
 詢箴諫之士塞便佞之言滿假白賢則其智益蔽初續
 虛懷接物則其猷益光念茲在茲以底於道可
 未出池州宋齊王專國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屈翰
 林學士常夢錫嘗指齊王過元宗語之曰大臣惟嚴續
 能自立然才短恐不能勝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諭旨
 於續續因與夢錫親厚然卒爲黨人所排與夢錫俱補
 外及爲相雖自以肺腑盡忠不二然寡學識聽用多非
 其人不能稱職或作螭螭賦譏之湘山野錄曰江文蔚
 視多足中無寸腸又有口裏雌黃每失途於相是時以
 沫胸中戈甲常聚眾以橫行之句續深厭之
 軍興百司政事往往歸樞密院續言多不見用求罷拜

鎮海軍節度使

馬書曰竊晚歲尤屈身下士旃別善惡

物續薦爲監察御史

起居舍人時論善之屬疾還都已革猶不亂與客言論

如平時後主使內夫人問之歷陳羣臣邪正某當進某

當退辭氣慷慨不及其私翼日卒年五十七諡曰懿初

續以不學兒輕同列遂力教子弟諸子及孫舉進士者

十餘人

南唐近事曰嚴續相公歌姬唐錦給事犀帶皆

因雨夜相第有呼盧之會唐適預焉嚴命出妓解帶較

勝於一擲舉座屏氣觀其得失六散數巡唐彩大勝唐

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以別相君

宴罷拉而借去相君悵然遺之

龔慎儀後主時爲給事中開寶三年太祖欲討南漢未

決詔後主諭劉鋹五國故事曰鋹晟之長子也年十七

及才人盧璣仙又引巫樊胡子自言王皇大帝附其身

服遠遊冠妖言以陳禍福鋹於內殿設帷幄陳物玩以

奉之胡千爲大帝言謂銀曰盧瓊仙等皆我命之以爲
 爾補爾當盡心委之無得妄有疑慮銀再拜而聽由是
 內外淫亂銀踵父之奢縱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銀三
 千兩又以銀爲殿衣闌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萬千末
 年野草生於宮殿御井石自行百餘步狐鳴鬼哭妖怪
 日作至於亡國焉銀既爲天兵所敗其下乃燔蒸府庫
 寶貨之外其珍珠至美者凡四十六寶焉及至京師銀
 乃自結珍珠龍鳳鞍韉以獻太祖謂羣臣曰聞銀所貢
 悉皆手製其所善止如此不亡何待耶銀在南越國封
 衛王及歸朝封恩赦侯旋改彭城郡公又進封衛國公
 及薨追封令奉正朔後主乃遣慎儀持書使南漢書曰
 南越王

僕與足下叨屢世之盟雖疆畿阻闊休戚實同敢奉兄
 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釁隙初
 爲足下危之今敝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
 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復出矣
 不然將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

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大小而必戰者有四
父母宗廟之讐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
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
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
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
強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何常之有違
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尙未可爭而況今日之事
耶地莫險於劍閣而蜀亡矣蜀檮杌曰蜀主孟昶遣使齋帛書通好劉鈞尊爲天子
子爲驪吏所獲太祖怒遣將王全贊劉光義等來討昶遣王昭遠趙崇範等拒之昭遠執鐵如意指揮自比孔明
人皆笑之及王師至興州所在不戰而下遂拔利州
崇範布陣將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免胄而逃被擒昶
大懼出金帛募兵令于玄喆統之守
劍門劍門不守玄喆奔還昶乞降
兵莫強於上黨而

李筠失守矣

宋史曰筠并州太原人仕周累官昭義節

延使者升階

度使加兼侍中太祖受禪加兼中書令筠

約北漢主劉鈞舉兵

曰吾有舊柱槍撥汗馬何憂天下

僭柱愛將善用槍撥

汗馬曰馳七百里故誇竊意足

焉太祖親征兵敗走保澤州圍之

城破自焚死

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主強國之策以謂五

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野絕其饒道依山阻水射以

強弩彼雖百萬之眾安能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浮海

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屈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

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

暇俱絕其糧道盡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

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敵國忠

義效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敢

布腹心惟與大臣熟計之宋史書曰熈興足下明累世

義同交契憂戚之患皆常不同每思會面抵掌交議其

所短各陳其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感而相去萬里

斯願莫申凡於事機不得款會屢達誠素冀明此心而

足下謂書檄乃一時之儀近國便槩之事外貌而待之

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疏論如石投水若此則又何必事

虛詞而勞往復哉非素心所望也今則復遣人使罄

申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盡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

腹心以代會面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

交友諫爭之心則忠乎不忠乎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

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乎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

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代國復楚疆交兵以來遂成釁隙

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求契觀仁之願引

領南望於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屢以

此事宣示曰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

若欲興戎而爭我則以書復敘意情是用奔走人使遽仍

以上秋為期令敝邑以書復敘意情是用奔走人使遽仍

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

而已足下非有得已之心與不顧大小強弱之謀但一時之忿

有已觀夫古之用武者必戰也彼此強弱之殊而必戰者

有四父母宗廟之讐此必戰也彼此強弱之殊而必戰者

亡之幾以戰爲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
 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
 彼有天下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
 朝非有父之命也又與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進受
 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既大朝許以和好又拒而不
 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皇角立傑出
 今古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之常
 事盈虛消息取以翁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
 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基有及民之澤眾
 眾北距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眾
 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師武臣力
 祥好戰危事大方相楚尙未可爭恭以負也然師武臣力
 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絕劍閣而舉
 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
 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
 況人自以我國險家自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
 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兵強莫險於劍閣而不揣於
 已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之情端坐而
 思之益滄海莫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
 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前機者重其先見圖
 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禍不及慮福過之良以

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於謙望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強國之議者必曰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輻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短也又或曰彼無所長者利在平地今舍其所長就其所短雖百戰而無勝我何此其二也其浮海終不爲人下此大易行之如說士孟浪之談謀臣而閩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湘以庸卒已逾十萬矣便足下水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逾十萬矣便足下水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同途殆難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朝封疆接吻水陸道進攻豈可俱絕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橫流則長隄虛設矣其次曰大朝正吳越之人疑臧兵勢動搖舟中皆爲敵國忠臣義士能當其人心疑臧兵勢動搖舟中皆爲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生心顧妻子者酒酒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非惟暫耳始圖實恐有誤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倉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有誤壯志又非巨預謀雖勝負未可知成敗又深可痛息且小之事大理固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息且小之事大理固

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吳也亦入
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江之險恃眾多之力
以至兵交幾成危殆非不欲惡大介之使縱行萬里之
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縱行萬里之
兵頓息患民和眾於今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
好中國以圖霸國願尋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
益之忿棄不急之爭知存亡能強能弱屈已以濟億
兆談笑而定家國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
主帛朝聘之禮纔出於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為
如反掌固如泰山哉何必扼腕吁衡覆錫蹠血然後為
勇也故曰德輔如毛鮮克舉之我義圖之又曰知止不
殆可以長久又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
何恥而不為哉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原承
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假下風猛猶太原固不
勞於薄伐南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越天下之
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善矣足下之念
亦可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
黎元可也利焉何川棄德修怨自生讐敵使赫赫南國將成
無一利焉何川棄德修怨自生讐敵使赫赫南國將成
禍機炎炎奈何其可嚮爾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
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誰謂交兵疆陲多壘
災越以屢世之好遂百為厲階惟有貴國情分愈親歡

盟愈篤在先朝威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
能自己又馳此被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
心必舉上秋之役即命徵邑連絕連盟雖善鄰之懷期
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愆之不得事足下也
是以情尚不逾於三諫之極善於此三矣是爲臣者
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者亦獨張而遂絕矣
東都事略載書曰頃者天朝南伐因復楚軀交兵以來
遂成勢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契親
仁之願引領南望於今屢年屢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
皇帝果以此事宣示於今屢年屢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
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與我爭若我則以必取爲度矣見
今大振師族仍以上秋爲期保料大朝之必取爲度矣見
之貪益怒人不賓而足下非有不得已之心非有惟利
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夫古之用兵而必戰者四父母
宗廟之仇此必戰也敵人有進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
職爲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
路戰亦亡不戰亦亡此必戰也敵人有進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
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敵人有進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
宗廟之仇也非同鳥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
不願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
拒而不從向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況大朝皇帝以

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方且湯天下之心亦可息矣若介然
 問則大國之義斯重善矣足下之心於黎元可也若利於
 不移也利於社稷宗廟可也若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
 天下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矣奈何其可爾
 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矣奈何其可爾
 煜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社稷以
 從雖善鄰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史館修撰潘佑辭
 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能事足下也
 也周必大二老堂雜志云太祖皇帝常令李煜作書諭
 廣南劉鋹令歸中國煜命其臣潘佑視草文甚駢麗
 屢數干言今藏太祖實錄錄饒州董氏刻佑集亦有之然
 皆不載最後十句蓋私禮不敢以聞也予年十餘歲因
 隨侍至廣州常得其全文其辭曰皇帝宗廟垂慶清明
 在躬冀日廣微猷時膺多福徒依切切仁之戀難窮報德
 之情望南風而永懷庶幾撫銀得書怒囚慎儀不遣後
 我指白日以自誓夫復何言
 主表聞太祖遂決興師南漢平乃歸青箱雜記云慎儀奉使嶺表劉主囚
 之逾年不遣慎儀乃然頂禱佛願捨宅建寺庶遂生還
 未幾劉主爲病諸語曰且急遣龔慎儀歸國不然我即
 死劉主懼遣之尋歸以宅爲寺即邵武王堂里後主之
 香嚴寺是也據此慎儀歸在南漢未平之前矣

亡也慎儀爲徽州刺史會昭武留後盧絳聞國破捉兵

自宣州欲入福建過歙慎儀閉城拒守絳怒曰慎儀吾

故人何爲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慎儀朝服而出爲雄

所害慎儀有二女後國亡慎儀爲盧絳所害舉族皆死

里至玉堂香嚴寺徘徊不前曰此是我家就死足矣遂

殺之後人名其所以曰烈女臺建寧府志曰張嶠字景

山崇安人嶠之子季之亂隱於武夷山嶠入仕周南

唐主遣使召嶠不就遂拘以往往江南歸宋除歙州通判

適唐山盧絳稱發嶠與太守龔慎儀設方略禦之賊勢

方盛郡兵單弱或請少駐嶠不聽曰吾不敢負國有死

戰而己盜亦隨息官至司門員外諸老歸尋召入朝太

平興國中充右贊善大夫知博州遷御史中丞贈工部

尚書又陳省躬撫州城人少負辭學與徐鉉兄弟友

善烈祖輔政射策入仕累官至廬陵丞與徐鉉兄弟友

部民交訟不下吏議面訊其由情素立分兩造甘愜訟

自弭又恃其才幹往往判返郡符檄衡盜入郡暴掠

戊卒多爲所殺省躬給府緡市棺殯葬郡下符護其專

省躬判其符後云開官庫使官緡買棺木葬官軍何過

之有郡守不能屈部有教人引及知見郡吏贊符命之
 其人竄逐恐迫其婦權自經省躬械繫郡吏仍致命之
 於人上日一夫抱恨六月降霜一婦登冤三年大旱本為
 教人卻致殺人請加明罰由是抵罪然有過誤陷刑者
 理或可憫哀而出之謂人曰今朝延識字唯僕與徐
 家兄弟南時劉銀跨據文廣絕宋朝貢宋諷後主俾持
 書諭以省躬才辨任為介既逾嶺至韶廣其主使水道
 進登舟以重幕幕之逾數口又重幕至韶廣其主使水道
 十里許至館中供帳頗異於常主使勞慰燕飲累日忽
 昇饋膳之物并報書復圍而遣至賓登前所幕舟日夕
 惟聞牽鷺聲然不知其沿河七八日復至韶還也死舟
 中者數人省躬雖疾惡然好利故時不多其人入中朝
 位亦不顯有子彭年入宋舉進
 士累官兵部侍郎參知政事

南唐書注卷十三